自然引領前行的點點光芒

文／陳建成

照片授權／呂俊緯

一隻蝴蝶停在孩子的手心上，翅膀還在輕輕開合。幾秒鐘前，牠差一點被捏在指尖之間，因為孩子實在太興奮而忍不住伸出了手，帶隊老師呂俊緯沒有直接制止孩子說「不行」，只是輕聲地說：「蝴蝶的翅膀很輕柔，容易受傷，等一下換你感覺牠停在手上的樣子。」他把蝴蝶輕輕移到孩子開展的掌心，交代了一句：「手打開就好，不要動。」

蝴蝶在掌心停了幾秒，輕振翅膀，翩然飛走。這是「野境螢光」團隊的呂俊緯老師，課堂上最常出現的畫面。

從生多所到返鄉創業

呂俊緯念的是屏東科技大學的植物醫學系，此系的病患是生病的植物，想當然病害及害蟲就是防治對象，同學畢業後有些進入農藥公司或農業改良場，幫助作物更加豐收。他卻在大學時因緣接觸到螢火蟲，一頭栽了進去，經實驗室老師引介，進了特生中心（現為生物多樣性研究所）當計畫助理，專攻螢火蟲研究。

因故原本的職務異動，決定返鄉那年，他原本評估單靠螢火蟲這個專業接案，發現案子零星，收入不穩，也同步進行其他生態調查案、接零散講座維生。回到苗栗生活，就像摸著石頭過河，直到一次親子課程，對自己開始有不一樣的想像。

當時，他看到繪畫教室擴大徵選才藝老師，他以昆蟲課提案任教，最後才明白，自己其實只是喜歡跟孩子相處。看著孩子眼睛亮起來的樣子，遠比他站在講台上多教了什麼知識，還讓他滿足。他漸漸把重心轉往親子生態課程，隔年

成立粉絲專頁、開發更多活動。

回到苗栗他才發現，淺山地區根本是另一個世界。從森林、古道一路延伸到潮間帶都不遠，除了沙灘，甚至還有生態更豐富的礫石潮間帶，也能觀察到化石層。在苗栗，短短幾公里就能切換好幾種棲地。他一直很想讓孩子知道，苗栗其實比大家以為的有趣太多了。

讓孩子自己決定怎麼抓

在如此豐富的苗栗，要用什麼方式引導大家則是讓他想了又想，看遍自然領域不同風格課程帶領方式，關注重點也不太一樣，呂俊緯剛開始時，也曾猶豫要不要多找些少見的物種？或是要多生動有趣？**比起找到稀有物種，他更在乎孩子在大自然裡遇見怎樣的自己。每堂課，他總先講好安全、介紹環境，隨後便化身夥伴，陪著孩子一起走進未知裡尋找答案。**

有位孩子熱愛昆蟲，甚至無法自拔的都想要把蟲抓上手掌，在跟呂俊緯一起三年之後，從一開始看到什麼都想抓，力道也控制不好。他說「孩子想抓，我們可以喝斥他，但也可以慢慢順著孩子的心情，引導孩子學習減低傷害的方式，做對彼此都友善的方式。」**除了探索，他也把尊重生命帶進課堂。怎麼抓才不會傷到牠們？哪裡的昆蟲能觀察、哪些場域（如國家公園）有嚴格禁令？這些觀念，都在每一次的手把手教學裡深植孩子心中。**三年下來，那個孩子現在知道如何和生物相處，已經不用人提醒。

這套眼光不是憑空來的。**為了學會真正陪伴孩子**，呂俊緯下了不少功夫。**他讀書、摸索，試著讀懂孩子眼神與動作背後的語言，也學著在孩子情緒卡住時，溫柔地把人引導回來。**就連對外的文案，他也刻意字斟句酌，努力讓適合的人更好親近。這些準備聽起來像是技術，做起來卻是為了讓每一次相處都更舒服。對他來說，**專業**不是**拿來跟人拉開距離的。**能讓孩子、讓家長都感覺**被理解、被好好對待，那才是真正的專業。**

呂俊緯也發現，不少家長最初以為「共學」就是把孩子交給老師，然而真正的共學，是家長很可能同樣是第一次走進這片山林，必須學著跟孩子撐過又熱又累的兩個小時。他也會找機會鼓勵在場所有的大人們，或是更細緻來說是在場的「每個參與者能安定自在」

各自在對的時間發光

呂俊緯研究過的螢火蟲，**其實無法單憑一己之力造出棲地。**牠**們**只負責在對的時間、對的位置發光，剩下的事交給水、交給土、交給別的生物一起完成。這套**觀察自然的**眼光，**似乎也成了他看待身旁人的方式。**

他與孩子的相處，就是這套哲學最好的對照。那道捏蝴蝶的問題，答案從來不是他說了算，是孩子自己在猶豫、在試裡想出來的。遇到環境保育議題，他用的也是同一套做法，很少直接下判斷，是把看到的事情帶進課堂，陪孩子一起看、一起問，此刻還在矇矇懂懂的孩子，有一天都會是那個做決定的一份子。

談到這份工作的未來，他也留著類似的空間，暫時不打算多找幾個老師複製課程，他花更多時間去找山邊、海邊原本就在那裡的人，才有了後來把山與海接起來的系列課程。跟政府和企業打交道，是同一套邏輯的延伸：比起一筆預算投注，他更期待能不能把方法留下來，他自己從政府陪伴式的培訓中受益，有前輩能把踩過的坑攤開給他看。

這些都是他在工作裡和不同角色一起互動，但還有一個人不在檯面上工作範圍裡，卻是這套系統裡最靠近他的人，也就是他的太太。兩人專業領域早已分道，太太用陪伴提供穩定支持。她最常說的一句話是：「你沒有試過，你怎麼會知道結果。」每當他因一時的挫折想得太急，她會用另一個角度把他拉回來，讓他不用當下的情緒做判斷。「但我很幸運，」他說，「是我自己做喜歡的事情。」

蝴蝶飛走之後

那隻停在孩子手心的蝴蝶，後來飛走了。那個曾經什麼都想抓的孩子，也已經長大了一點，不用人提醒就懂得放輕動作。呂俊緯知道，一堂課、一次陪伴，很難讓誰的生活從此不一樣。他能確定的，**始終是那份「先理解，再引導」**的動作，面對一隻蝴蝶如此，面對一個孩子如此，面對一間開發案、一次合作，也是如此。**他從沒想過要扮演改變全局的英雄，不過是想在這片生態系裡，，為自己定錨，成為一位讓人感到踏實與信任的存在，就已足夠。**

呂俊緯牽著一個孩子的手，慢慢走過及膝的**溪流**。**他總是先把孩子牽穩了，才鼓勵他們往前踏出下一步。這就是他的方式，先給予陪伴與安心，再帶著孩子去探索。**

介紹當下的環境可能出現什麼生物之前，呂俊緯總是先帶孩子看看這裡長什麼樣子。

跨過長滿青苔的石頭，呂俊緯一次次帶隊走進同一條溪。這套眼光不是憑空而來，每一條溪、每一片棲地，他都得先自己走過很多趟。

夜裡的黑，原本足以讓人卻步，看不清腳下，也不知道草叢裡藏著什麼。可是這一圈人沒有往後退，反而把頭湊得更近，一起盯著手電筒照到的那一點光。怕，是因為還不認識；認識了以後，黑夜就從危險變成了充滿驚喜。